U
101
Y8
1639

v.18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機卷之六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黨內侍任守忠

宋英宗治平元年、內侍任守忠黨蘄州、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即英宗）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于都市呂誨亦

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頭敕[密]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無識]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爾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與之郎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芑山氏曰出空頭敕非難獨趙槩不知所自以歐公一言而遽書之見琦行事公正同列共信而尤見當日諸臣合志協心無少猜嫌此治平所以異熙寧紹聖也

范祖禹請拒邪說

宋元祐八年、太皇后高氏崩、哲宗始親政、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見微知著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必將以攺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

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肯召內侍劉瑗

此見軾公忠處

庸主初政首召宦官非是

等十人復職祖禹入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入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

怨外吏。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兪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呉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

（定痛。言死傷之衆。不必僅云二十萬）

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脩改法度爲是如得（防微）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卒如祖禹言）

芑山氏曰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稍釋朋黨此即調停之說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駁之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任百兩亦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君子

盡去小人。獨留抄徐任三君子之論。與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所見皆合。皆有益于治。彼議調停者。內畏禍而外朋姦者也。

又曰。自范蘇之言不入。于是楊畏首倡紹述。極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安石學術之美。列上章惇惠卿行義。帝皆納之。遂復惇惠卿官。于是小人盡用。新法復行。然則靖康之禍。繇來者漸。豈獨嶽欽罪哉。

李綱請禪位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先是以太子爲開封牧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必使建號出于徽宗深得春秋正始之義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此暗主隙光究亦無補之翼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忠誠至此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

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理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之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不必說至○死）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拜敏為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惟適氏曰。假皇太子以位號。善矣。如欽宗不足守宗社。何。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死守。不可尺寸與人。未幾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

于二虜。創開邊隙。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按綱與東之言。皆關國家大計。欽宗嘉納而皆不行。初政闇懦如此、何以收士心。捍強寇哉。昏德之後。繼以重昏。宜其見辱于金人也。

种師道入援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幹離不渡河圍汴京、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秪取辱耳今鼓行而進（與機合）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用聲）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衞帝聞師道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

勞師道入見帝問曰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計與李綱合）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續綱目削此數語大謬）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廻八十里如何解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以戰爲守）（虜主）矣如其退卽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

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傒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討之上也李邦彥不從（如蠻荆之于方叔）（此輩誤国）

芑山氏曰審如師道計虜銳攻則嚴兵拒守虜稍却則矢死出戰虜惰歸則扼而殲諸河金必大創失利去必不敢輕中國然當時力主和議惑欽宗而沮師道者李邦彥也後世大臣謀國痛以邦彥爲戒禦虜不力主和勠寇不專議撫日講求安攘之道庶足以善後耳

李綱計扼河津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與六國賂秦同病）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虜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自當用計）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种師道計亦出此）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勿戰正爲戰地）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

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以私害公）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後世將相多此類以故誤國）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綱誤矣獨不咎平仲私心乎）師道戰師道欲俟（宜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不密害成）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

平仲以貪功敗

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刼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彦等畏懦不果用

芭山氏曰平仲慮功歸种氏貪躁取敗此辱國之大者然綱不察平仲夜斫敵營必待帝遣使來諭而後知之疎亦甚矣雖射却金人僅免潰陷孰若伺其方發先為之援使不至敗兵尤為勝算哉

李綱請俟間擊虜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割三鎮（大原中山河間）界之、乃退軍、時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今勤寇亦然）送出境、勿輕動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國家大病）

芑山氏曰、大臣矛盾、繇朝廷不辨忠邪、非獨靖康如此、熙豐元祐紹聖皆然、

古山人曰大臣不嘗餘閒技不務思事[illegible]
宋中葉乃崇尚畫學以大臣政令天下故藝事[illegible]
論古今畫之日衰其間有變則學而三代之[illegible]
韓王北十餘萬人主汴城下而爭謂不已遂至圖[illegible]
乃盡取御府古今書畫中及府庫諸物守寶各以[illegible]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入國京師掠三館山河圖畫大鼎中兆之
李[illegible]詳譜後圖譜序

李綱諫圖童貫

宋欽宗靖康元年、以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金人將圖京師、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于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猶狐鼠之憑城社綱區畫不差

芑山氏曰。非欲釋童貫等。恐震驚太上耳。激則變生。緩則勢殺。凡除姦宜知此法。

卓菴氏曰。震驚太上。猶其次也。挾求劒南禍方甚耳。綱此議與陸贄待李楚琳同。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

宋欽宗靖康二年先是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還宮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庸人誤國）以澤為狂不荅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卽○背○水○陣○法○）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

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蚤見）乃募徙其（知變）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用隙）敗之

芑山氏曰澤以孤軍克敵忠勇過人是時岳飛饒智略通孫吳兵法使帝專任宗岳不爲邪說所眩何至衣冠左衽哉如趙范輩庸儒罪當誅耳

呂好問請張邦昌還政

宋靖康二年、金立張邦昌爲楚帝、受冊卽位、號大楚、邦昌不自安、拜官皆加權字、以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好問所行文書、仍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

〇不〇阿〇邦〇昌

〇正〇論〇

〇宋受辱至此

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衞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

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孛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皆殄婉曲中寓防制）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好問謂邦昌公欲眞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爾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

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眞爲趙氏也

本朝于愼行曰好問心迹似狄仁傑智略似張子房方邦昌僭位好問受官此亦難于自明矣然陰于其間挽回叛逆潛消敵謀有非一書生所能辦者其不使金人留兵衛邦昌此時邦昌已在網罟

中然後以人情事勢從容諭說使之早奉孟后急迎康王而邦昌惟其所使不敢猶豫非其言聽也邦昌之勢已去也設使明御正衙以定臣民之志而又留一旅之虜以爲羽翼邦昌有所憑藉守其成形未必肯解騎虎之勢退而就死也天下事自有機不得其機而欲以力決之多見其不相入矣雖然邦昌庸人耳以人臣驟得天下而坦然不疑以叛逆退就臣列而恬然不畏萬一有莽操之才因時遘會雖百好問其如之何

芑山氏曰。高宗卽位。除好問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愚按好問之論。頗近情理。綱但當察其罪之尤著者。以示戒將來。悉按之。則太苛矣。張時泰綱目廣義云。好問雖賢。嘗受僞命。觀其荅綱之言。要亦爲巳之說。信如時泰所云。好問當與邦昌並誅。此殆未知好問當日苦心。而徒據受官之迹以訾議之者也。好問嘗曰。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

難。徒以世受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繇是推之。好
問必不可與王時雍同科明甚。廣義以私心測好
問。腐儒之見耳。宜刪。

張浚等會兵討賊

宋建炎三年、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刼帝傳位于魏國公旉、請隆祐太后臨朝、帝許之、皇子卽位、大赦改元、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所傳檄、浚

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張浚）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頤浩慨此語）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荅書約共起兵且告劉

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顧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
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
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轓音翻請
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
遣轓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
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
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浚驟回人情震讋
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繇海將赴
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

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
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
○不○大○犒○不○足○以○激○厲○將○士
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於是令世忠帥兵
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
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
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
子爲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
用紿
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
傅等在勝非術中
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

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苗劉眞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轓往約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高宗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關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

有勝非居中駕馭二兇不必更咨頤浩是時浚未知勝非耳

此何事而尚疑不諧乎

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益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劵傅等遂率百官朝

度勝非必勸帝慰勞以愚二賊

於睿聖宮先是苗劉以顯寧宮爲睿聖宮徙高宗居之帝慰勞之傅正彥

曰聖天子度量如是傳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芑山氏曰。胡安國劾勝非。以祭仲廢君爲例。謂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此固足以明臣子之義。然當居中反正。苗劉實墮勝非術中。給二寇遣送世忠妻子。然後勤王之勢壯。勤王師既集。然後說二寇復辟。二寇自不敢不從。尤難者勝非懼事不密。不先以意示張韓諸人。而陰爲挽回于內。非深智沈勇不能。雖所遭不幸。不免于春秋之法。其心則苦矣。 本朝于愼行深知勝非有功於國。與呂好

問處置邦昌同類而並稱之此論甚確至周禮著
綱目發明則安謂勝非依阿取容今試三復使自
反正置身何地等語勝非心迹自見柰何責其依
阿無可否哉況苗劉倡亂非金虜比合張韓之力
圖之不難滅賊反正顧浩懼事弗諧欲繼以死緜
見事不審耳顧浩無足責浚獨向顧浩咨大計亦
可謂迂疎之甚

卓菴氏曰中外協謀首尾擊應似漢臣誅諸呂法

王彥復房州

宋高宗建炎四年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覦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于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

○宜○用○伏○

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摶

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不進擊賊鋒一不挫）至白磧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芑山氏曰彥不令仲越金此亦阻隘之法然得算在郤趨長沙不少待耳

張俊大敗李成

宋高宗紹興元年張俊聞李成成初爲河北京東捉殺使建炎二年叛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

卽擊其惰歸之法

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武穆善用少）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以此收人心賊衆瓦解然此法在今日不可行）萬人俊與沂中伏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成於樓子莊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成豈飛敵）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啣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追至江州成走蘄州

芑山氏曰俊飛皆以怯勝成非勍敵然或設伏或啣枚無敢少懈者慎故也懈忽則敗可俟矣

韓世忠拔建州

高宗紹興元年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汝爲建人時方艱食民從之者衆遂作亂命孟庾爲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繇溫台路入閩世忠聞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

先事制人非熟于地形不可

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世忠初欲盡

獨不念脅從罔治乎

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

祠。

芒山氏曰。賊居上流。而世忠即爲七郡計。五日破之。何神速至此。使近日勦盜者知此術。豈有蔓難圖者哉。○岳飛敗曹成。謂部將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誅而殺之。脅從者可憫。縱之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愼勿妄殺。此與綱憫建民無辜同。宋將自曹彬而後。能不妄殺者。惟岳飛李綱得之。

韓世忠敗聶兒孛堇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歩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示以死戰）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給良臣以給金）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師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三十餘所、約聞鼓則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習、具以所（如世忠所料）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

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邑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鴉口橋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溺死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

此術屢勝

首尾互應

忠勇

芑山氏曰。聲言移平江。欲誘虜趨大儀耳。至復向大儀。則虜入伏。不能出。虜安得不大創去。或往援或親追。偹見世忠籌略。沈與求曰。自建炎來將士未嘗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非細。此亦當時公論也。

喻樗論趙鼎張浚並相

宋高宗紹興五年、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較勘喻樗字子材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芒山氏曰樗慮事甚深未幾趙張果以論議不合鼎因力求退然趙張本協心謀國所爭者意見殊

耳。非爲私也。誠如樗所言。相次進用。其相成有濟可知。

岳飛議取中原

宋高宗紹興七年、金人謀襲汴、執劉豫、豫繇粘沒喝等得立兀朮諸將多憾之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當洛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此不足獻媚金人金乃建元帥府于大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

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會百姓宣詔責豫而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掩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不報、

或曰。宋之坐失事機者二。金主吳乞買之立也粘没喝斡離不二酋。分持國柄。權勢相軋。意見各殊。斡離不聞高宗旣立。欲歸上皇于宋。以市和議。粘

洩喝不從。當是時宋有反間之計。搆二酋自鬬。就中取事。可以制虜。而爲積威所刦。不敢生心。此其失事機者一也。劉豫之廢也。中原無主。金人徬徨四顧。莫知所圖。乘其隙而討之。尤易易耳。乃和議自誤。不用韓岳之謀。坐視不取。此其失事機者二也。以紹興君臣失事機如此。其國之僅存。豈非天幸哉。

洪皓不從當是時宋有反間之計搆二酋自關陝中取事可以制勝而爲積威所劫不敢生心此其失事機者一也劉豫之廢也中原無主金人彷徨河朔莫知所圖乘其隙而討之尤為易耳乃和議自守不用韓岳之謀坐視不取此其失事機者二也以紹興君臣失事機如此其國之僅存豈非天幸哉

岳飛定計渡河

宋高宗紹興十年岳飛擊走金兀朮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奉詔班師還鄂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保以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濕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載糗糧以饋義軍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

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以國來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惜失此機會欲畫淮以北棄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氣沮。我士卒用命。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此檜狡險處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精忠獨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

遽馬慟哭訴曰、我等運糧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

讀宋史至、此使我痛、哭竟日益嘆、高宗不智

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敗于朱仙、欲棄

此書生何人、又爲兀朮畫策

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太保且去矣、兀朮曰、岳太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

觀此言、知書生非腐學究、或朝廷屏棄不見用故

若何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能立功於外

○至○此○惜○其○姓○名○不○傳○ ○ ○ ○

者、岳太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

千古大恨

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

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而已（何不泣陳、渡河之計）

芑山氏曰飛奉詔不得擅留方張俊楊沂中歸何不力請留飛母班師使得渡河圖恢復邪豈知檜力主和議俊等亦無如何耳先是收復河南諸郡飛既還未幾隨陷忠臣血戰爭之姦臣一言敗之讀至此不勝憤泣○按金主亮入廬州高宗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一夕帝忽降

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
官散。主勢孤矣。又虞允文奉葉義問命。往蕪湖迎
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非受命督戰也。允文至
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官軍三五星散。時敵騎充
斥。允文謂坐待顯忠至。則誤國事。立召諸將。勉以
忠義。大敗金軍于采石。繇康伯焚詔。允文矯命。二
事推之。則飛當日取詔示民。謂吾不得擅留。其于
識時達權。尚未之深思耳。後世皆惜之。
卓菴氏曰。飛雖班師。不免于死。與其徒死而糜十

年之力何如矯詔而成恢復之功河北既復謀殺飛者不過坐以反耳當時張魏公楊沂中等猶能以百口保飛萬一見疑逐旆南指以董卓之舉而行討賊之義何所不可君側既清束身司敗高宗雖闇亦豈能加無形之誅哉雖然商辛無道箕比不爲霍光宋祚將終武穆寧以讒死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劉錡敗兀朮於柘皐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皐、初錡自大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皐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

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錡上（此與機合）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陣德麾軍渡河首犯其鋒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

芑山氏曰屢詔班師挫盡忠銳譬痿躄之人坐而待刺直自斃耳豈盡虜能制中國哉可嘆

陳康伯議親征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劉錡將王權軍潰於邵關、錡（權違錡節制、軍潰昭廬州）引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〇此澶淵飲〇博故事）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徒靜待〇可乎）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岳〇武〇穆〇不〇如〇此〇）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

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豈自逸于燕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鬭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政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芑山氏曰。是時金亮雖寇中原。衆叛親離。金人已立許王訛里朶之子烏祿為帝。更名雍。康伯之議親征。蓋逆知亮之無能為耳。豈嘗試以圖僥倖哉。智略似寇準趙鼎李綱諸人。

李寶火攻虜舟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刀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駛一作駃駃音使馬行疾也駃音軼䟦跳躍自撲貌）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矴音釘鎮舟石）舉帆、帆皆油纈、彌亙數里風浪卷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

大敗金虜

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寳叱將士躍得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顔鄭家奴（續綱目無奴字）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

朝。

芑山氏曰。中原遺民。陰爲寳用。以敗虜爲幸。是時虜驚王師猝至耳。豈知遺民皆舟中敵國哉。況寳初未悉遺民。紿敵入舟中。及虜旣敗。而遺民亦未嘗以紿敵爲已功。蓋事會適然。出寳意表者也。

虞允文大敗金軍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誓明日渡江、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利誘）以待有功、（非此不可成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

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

用伏　機中寓備

分甫畢。敵已大呼。亮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闖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

疑兵　非日暮則不足以愚敵

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

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即烏祿先是爲東京留守許王訛里朶之子巳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據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遺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巳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率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

内亂

急智

律滂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俗牐字牀甲切暫入聲以版有所蔽儲水深數尺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攻治之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

悍死矣金主亮為其下所殺耶律元宜又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允文還朝以允文為川陝宣慰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内氣沮戰則海内氣伸帝以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芑山氏曰允文受命犒師見虜騎充斥不坐待顯忠決志督諸將大敗亮酋此豈儒生伎倆陛辭數語主戰不主和與李綱辛棄疾所見同

孫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機卷之六終